

皇朝文鑑

三十三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十九
書

代韓愈荅柳宗元示浩初序書



上邵不疑書

王 令

與趙大觀書

張 載

與呂微仲書

張 載

荅橫渠張子厚書

程 顥

荅人示奏草書

程 頤

荅朱長文書

程 頤

謝人求哀辭書

林 希

上林秀州書

陳 師道

與秦少游書

陳 師道

上曾樞密書

陳 師道

代韓愈荅柳宗元示浩初序書

王 令

相別闊久時得南方人道譽盛德甚相為慰快又聞得子厚文皆雄辯彊據源淵衍長世之名文者多矣未見加子厚右者也其間亦大有務辯而理屈趨文而背實者然古之立言者未必皆不然亦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之一端也愈皆置之近有傳送浩初序者讀而駭之不知真子厚作否也雖然子厚素有之宜真子厚作然反覆讀之益駭而疑恐他人作然也不然子厚何見禍太甚邪來序稱浮屠誠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其性情爽然不與孔子異道雖聖人復生不得而斥也子厚亦不思哉夫易自乾坤以及未濟皆人道之始終賢聖

君子之出處事業至於次第配類莫不倫理故孔子原
聖人作卦之因是也其中則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
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
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
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
恒主器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其下則曰漸女歸待男
行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而皆不若浮圖棄
絕君臣拂滅父子斷除夫婦之說論語二十篇大率不
過弟子問仁問政問忠之類爾于鬼神與死之類則皆
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又非若浮屠氏
夸誕牽合於以塗瞽天下而云也不識子厚謂與易論
語合者何哉借如其中萬一偶竊吾聖人之言則君子
者遂不思其患而好學邪是猶救桀跖之誅以耳聞而
目見有類夫堯也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也
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况又夫夫婦父子而無萬一亦周
公之美者且子厚謂愈所好者迹也而不知其石中有
玉不知子厚之學果中與迹異邪夫然子厚心仁義而
手拔劍以逐父兄謂其為迹則亦可邪子厚亦患愈斥
浮圖以夷反為之說曰將反盜跖惡來而賤季札由余
也嗚呼子厚又不思哉昔者孔子作春秋諸侯用夷禮
者則夷之若杞侯稱子是也若愈不得斥浮圖以夷則
孔子不得斥杞子以迹而不思其中也聖如孔子者其
取舍猶不免子厚之過邪又不知子厚謂季札由余者
皆若浮圖之拂君臣父子邪不然則不也愈嘗探佛之
說以擬議前世盛德者而皆無一得也若堯舜孔子者
皆佛之甚有罪者也以智者觀之不知堯舜孔子果當

然邪佛實也自孔子死千數百歲獨孟子卓然獨立今
讀其書則教人興利驅除龍蛇殺牛牲犬豕以養老祭
祀爾其大不與佛合者則若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
愛物以堯舜之智不徧愛物急先務也以堯舜之仁不徧
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
鬻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以是言之是孟子又異
佛之而得罪也甚矣且不知子厚之讀堯舜孔孟之書
也將讀而盡信之邪抑徒取其一二而棄其十百也不
然則孔佛不相為容亦已較然何獨子厚能容之也愈
嘗觀士之不蹈道者一失於君則轉而之山林羣麋鹿
終死而不悔乃至有負石而自沉者以君子觀之是皆
薄於中而急於外者矣惜乎何至是哉今子厚雖不幸
擯棄於朝乃以不自能寬存以至於陷夷狄而不悔也
薄於中而急於外大益下在盛德者雖不當然然智者觀之不
得無過也以求其不愛官不能爭樂山水而嗜安閑者
則浩初之心尚可安於麋鹿也必溺於虛高之言而遺
於人倫之大端其比於負石而沉河者孰得哉愈嘗笑
今人之謂有智者為毀釋氏釋氏非毀之也譬之器然
舊嘗完而暴鑠之謂為毀也可矣其從來不為器者是
自然爾豈人毀之邪此皆不知道者之言也自釋氏之
說入中國流千數百年其徒樹其說而枝葉者衆矣烏
知其有不取此以假彼者邪况又玩其說者常名儒也
孟子謂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豈無盡意邪正謂是也
使佛之禍福可求其言可信其教等於堯舜孔子而或
上之則君子者先衆民而學且行之矣伐彼善而固為
我異愈肯自為之邪雖然子厚猶謂愈為之也子曰道

不遠人爲釋氏者竟不遠人耶謂爲聖人不得斤者果信然哉石中之玉信何如也

上邵不疑書

王令

富貴矣何求而不得哉窮南之珠極西之玉山海之犀象蜀里之錦楚南荆北之材天下之殊也然皆水斷陸絕去其人嘗千萬有餘里然一日欲之則無不如意而至前何其甚易如出於左右然哉能不愛珍幣重寶以易之則其得如取耳故曰富貴矣何求而不得哉唯其不可得者士也士則有窮而無求不可以貨取也賤而不盈不可以勢動也行義以達死不可以力脅也世雖有富貴假有求而欲得之非其義也非其道也則其人亦枉耶世之藏珠玉象犀而衣錦以居荆楚之材者多矣富貴者皆是也而潔宗之人信篤之士不幸而世不欲之假有欲之而可從者誰也斯語不敢講於人久矣嘗聞閣下其所好惡爲與不爲殆有異於世富貴者而今雖不肖切有意於古之士願學之而昔者有一日之幸而閣下以今有妨以貧而不嫁過時將金幣而資之時適無可親者則止矣世之人靡靡方以竊祿從事而閣下乃獨恤人之孤世之方思得其所無而閣下乃散其所有以某之甚賤才謀不足以裨左右之長譽說不足以取當世之重不識閣下是誠何求哉信亦與長世之異也故今且將終其所賜以實閣下之德焉夫高郵小地是以勢不能分高以借人力不能舉重以與士也亦明矣而一時之人勢力出閣下者猶衆然不之彼而之此去有餘而就不足以求之良以閣下之所好惡而爲與不爲者與世之富貴者異也異日閣下嘗有以賜

之而今辭不從今則謁之而閣下之所得士自信如此
難有也

與趙大觀書

張載

載啓不造誨席逾年仰懷溫諭三反朝夕仲冬漸寒恭
惟使職公餘寢興百順辱書惠顧欽佩加卹兼聆被旨
邊幹行李勤止載抱愚守迷未厭山僻脩慝免過弗能
固無暇撰述空自言幕鄙謬竊嘗病孔孟旣沒諸儒囂
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迨之資而急知後世
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
弊默養吾誠所患日久不足而未果它爲也辱問及之
不識明賢謂之然否更賜提耳幸甚未由前拜恭惟尊
所聞力所逮淑愛自厚以需大者之來不勝切切

與呂微仲書

張載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亦出莊說之流遂厭
苦求免可謂知乎以人生爲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一
物輒生取捨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者惑
者指游魂爲變爲輪回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
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生死轉
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命有義均死生
一天人推知晝夜道陰陽體之不二自其說熾傳中國
儒者未容規聖學門牆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
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
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
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
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事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
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

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淫詖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來簡見發狂言當為浩歎所恨不如佛氏之著明也 更冀開諭傾俟

荅橫渠張子厚先生書

程

顥

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人焉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

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二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物一作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

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如何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吏事忽々未能精慮當否行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

荅人示奏草書

程

頤

辱示奏藁足以見仁人君子愛民之心深切如此欽服欽服子弟當勉公以速且堅何可已也然於愚意有未安者敢布左右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爲主願欲公以愛民爲先力言百姓飢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將爲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丘民則得天下財散則人聚後世苟私利於目前以兵制民以財聚衆聚財去守保民者爲逆秦漢而下莫不然也竊慮廟堂諸賢未能免此惟當以誠意感動觀其有不忍之心而已淺見無取惟公裁之

荅朱長文書

程

頤

相去之遠未知何日復爲會合人事固難前期也中前奉書以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荅之辭乃曰爲孝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後人見之猶庶幾曰不忘乎善也苟不如是誠懼沒而無聞焉此爲孝之末宜兄之見責也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忘乎此豈不善哉此疑未得爲至當之言也願於朋友間其問不切者未

嘗輒語也。以足下處疾罕與人接，渴聞議論之益，故因此可論而為吾弟盡其說，庶幾有小補也。向之云無多為文與詩者，非止為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關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亦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詩之盛莫如唐，二人善論文莫如韓愈，之所稱獨高李杜。二子之詩存者千篇，皆吾弟所見也。而知矣。苟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教於後，乃聖賢事業何得為學之末乎。願何敢以此奉責。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惑乎善，人能為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為文之心，乃非區區懼其無聞于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二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待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孝者當以道為本，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臨紙遽書，有下復思釋故言無次序，改下有五字，辭過煩矣。理或未安，却請示下，足以代面話。

謝人求哀辭書

林 希

希白嘗聞君子無苟於人。患其非情也。昔孔子猶曰。吾惡夫涕之無從而脫。驂而弔亦苟也。希於某氏之葬。爲非其故。不得與執紼之後。使爲之辭。其將何情。以稱哀之無從。小人所不敢爲者。何足以辱命。

上林秀州書

陳

師道

宗周之制。士見于大夫。卿公介以厚。其別詞以正其名。贊以効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士之相見。如女之從人。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必有紹介爲之前焉。所以別嫌而慎微也。故曰。介以厚。其別名以舉事。詞以導名。名者先王所以定名分也。名正則詞不悖。分定則民不犯。故曰。詞以正其名。言不足以盡意。名不可以過情。又爲之贊。以成其終。故授受焉。介以通名。

儻以將命。勤亦至矣。然因人而後達也。禮莫重於自盡。故祭主於盥。婚主於迎。賓主於贊。故曰。贊以効其情。誠發于心。而諭于身。達于容色。故又有儀焉。詞以三請。贊以三獻。三揖而升。三拜而出。禮煩則泰。簡則野。三者禮之中也。故曰。儀以致其敬。蓋以貴不陵。賤下不援。上謹其分。守順于時。命志不屈。而身不辱。以成其善。當是之世。豈特士之自賢。蓋亦有禮爲之節也。夫周之制禮。其所爲防至矣。及其晚世。禮存而俗變。猶自市而失身。况於禮之云乎。自周之禮。云士知免者寡矣。世無君子。明禮以正之。旣相循以爲常。而史官又載其事故。其弊習而不自知也。師道鄙人也。然有聞於南豐先生。不敢不勉也。先生謂師道曰。子見林秀州乎。曰未也。先生曰。行矣。師道承命以來。謹因先生而請焉。詩文二卷。敬以自

効不敢以爲能也謹僂待命惟閣下賜之

與秦少游書

陳

師道

辱書喻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
侯嘗欺之邪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
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
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爲臣則不見於王
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於自鬻故先王謹其
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出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
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豈
以能守區々之禮乎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
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
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欵段乘下澤候公於上東門
外尚未晚也拳拳之懷願因侯以聞焉

上曾樞密書

陳

師道

一去門屏十年有餘平常不爲問非怠與外以謂無益
而不爲爾事有可言而復隱忍然後爲臯則亦不敢去
天下之事非閣下所得與則非師道所當言其在右府
且憂之大者言之其亦可乎西邊用兵五六年矣遠戍
之卒過期不還人情及期則有歸心况又過之而後未
期乎以旣動之心而前有死傷之虞內有羈旅暴露凍
餒勞苦之言後有鄉邑親愛之念不亦危乎然莫敢違
異者分定故也烏窮則攫獸窮則搏此雖常言理有必
至一人倡之和者必衆東向而潰何以禦之夫事有曲
直人有違順直之在勝之所出何則人所順也一旦發
難不過發內軍以擊之無故興師積年不解死傷之餘
思歸而潰而逆擊之則曲直有在竊恐潰者未至發者

不爲用也於是之時在廷之人肯爲天下國家以身捍
之者誰乎若其未有可不計此師道常所私憂竊歎者
也古之守國本末並用故建德而阻險開封無丘山川
澤之阻爲四戰之地故太祖以兵爲衛畿內常用十
四萬人今軍衛多西戍山東城郭一空卒有盜賊乘間
而作冒州縣殺吏民私貨財掠婦女火室廬乃其小者
不幸而有姦雄出焉其成敗孰得知之憂之次也談者
必謂世方平寧兵不足虞人無姦雄有不足畏師道不
更遠引筆墨所載直以慶曆以來耳目所及者明之爾
恩保兩州之亂慶之潰皆卒也王倫張海廖恩王冲皆
盜賊也可謂平世而無之乎熙寧中士才再發已自潰
亂於時師道在秦中聞亂兵所過羣小迎導利其劫掠
王倫張海行半天下所至潰壞守令或走或降莫敢支
梧至出衛軍用邊將而官軍所至甚於盜賊民至今謹
之從昔之亂皆有姦雄非爲時而生乃亂而後見乎世
伏而不出遂以爲無則過矣師道聞之景德咸平之間
契丹歲入寇游騎至山東齊有外鎮日莫塵起人避走
南山夜渴乏旣旦視溪谷有水雪少年下食之且取以
上衆起爭之有賈者出止其衆而坐之率少年十餘輩
而下徧給坐者旦曰飢則柰何孰從吾而取食於是願
者數千人斬木爲兵出屯鎮中乃盡閉其外戶日以酒
豕犒從者夜則警扞旦暮餉山中三日而復家不失一
物此與英彭何異而謂平世無之乎雖然軍潰盜起一
時之禍所可慮者分也上之於下可生可殺可予可奪
而無違者分也定則無所敢爲亂則無所不爲如水之
防如薪之束如獸之奔檻其可失乎一失則不復斷不

可續覆不可收損不可完物之理也此師道之所深憂者也談者必謂還戍則備闕寇來莫禦帥不任其責師道又謂其不然也戍有常數今以拓土而增之爾去其增則常也尚何言往者延安兵非不多寇來不禦而僅自守故善戰而論將不論兵也夏人之來小則其常所慮者其大舉爾然方地數千里外假隣阻非可一日具也師行千里謀以時月則孰不知之帥者明其耳目而預爲之備何憚其來且虜短於攻而不能久人自持糧後無餽運往事不過數日而我善守寇至勿戰聚兵於內而清其野內聚則寇不敢深外清則深而不害使進不得戰則沮退無所掠則困以元昊之疆數大入繞破塞門金湯兩城而已國雖大而貧兵雖多而散以元昊之戰勝而卒臣者以數舉而困也况其弱乎且以中國之盈大靈武之舉猶不能再况於夷乎雖然築不已則兵不罷盍先已之乎若謂可以制虜則漢取陰山匈奴近而慟哭開西域發兵事之故謂斷其右臂師道居東莫知今之可否但聞諸路競進日夜奏功而未聞西人舉國而爭則必非其所急也苟不能制其命則老師費財殺人盈野何所用之若謂旦築旦進漸據橫山然後可制其既數歲矣橫山安在耶若復數歲則諸將窮富極貴矣人情得所欲肯復出力蹈其所難乎則是橫山終不可得徒爲將帥取富貴之資爾橫山天險也下臨平夏存亡所係虜必舉國爭之恐亦未易得也若謂今之所據即橫山也則師道聞之宥州在橫山之上南拒米脂三舍而近今延安奏功廣地四百里則宥在其腹然不云得宥州也則四百里之廣豈可信哉胡地惟靈

夏如內郡地才可種蕎麥且多積沙五月見青七月而
霜歲繞一收爾銀州州推柴胡蕭關之外有落藜與鹹
杖以此知其不宜五種也使人可種安得人實之若不
徙民則募軍二者孰取焉若取乎內則空此以實彼舍
易而即艱何益且闢土益廣則去府益遠平常緩請急
報卒不相及河東之患麟府世所知也若令所據可以
制虜而不爭者非不敢乃不能爾虜雖最爾然元昊用
之以抗中國其地與民固自若也而今反不能爭其所
急者非惜其力以有待則無其人不則諸部不爲用也
若是則某之憂有甚於前也今虜內弱外叛而皇師臨
之恐有乘危篡奪以爲英雄之資是復生一元昊也故
師道嘗謂虜既弱矣不復能抗中國宜稍存立使假威
命以臨制部族壓服姦豪使不得發柰何欲爲之資乎
今使諸道盡據橫山而虜無英雄乘時而起一切意如
師道之憂則又甚矣趙文子曰苟非聖人孰能內外無
患蓋釋楚以爲外懼乎夷狄之弱未有甚於今日者可
不憂乎今三邊不戰士皆怯弱獨秦晉數與虜角猶可
用秦故西人易東軍如兒女子而南平蠻西南事羗皆
用秦卒以取勝若又不戰卒有外患何以禦之昔歲之
元昊智高是也竊謂西人不可無也伏惟閣下股肱帝
室師表萬邦直道正詞天下稱誦日有傳焉而獨此無
聞豈未可以言乎言之今其時也昔安李兩公皆有意
於世而各有失安失之銳李失之緩故未及成功而以毀
去蓋銳者不須時緩者不及時時乎其可不知乎易曰書
不盡言言不盡意而况山河之外翰墨之間乎然以閣下
英姿偉識則區區之愚不待言而了伏惟屬意焉。卷終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
書

上蘇公書

陳

師道

與石司理書

張

舜民

與張江東論事書

吳

孝宗

上張虞部書

豐

稷

與王觀復書

黃

庭堅

答李推官書

張

耒

與陳瑩中書

陳

師錫

答李景夏書

鮑

欽止

謝祭酒司業書

周

行己

上丞相魯子宣書

晁

詠之

上蘇公書

陳

師道

散從還辱書伏承經暑起居萬福師道奉親如昨惟方
託芘賴復爾違闊不能不動念耳蓋士方相從時莫知
其樂及相別亦為難至其離居窮獨默默自守然後知
相從之樂相別之難也士方少時未來之日長視天下
事意頗輕之亦易為別至其晚莫數更離合又以為難
此蓋志與年衰顧影惜日畏死而然耳謝太傅常謂中
年以來一與親友別數日作惡謝公江海之士違世絕
俗乃其常耳顧以別為難者豈酣於富貴而習於違順
也耶由是觀之以別為難皆非士之正也士亦安能免
此當以老為戒以富貴為畏耳承諭人湏久而後知誠
如來示知人固未易未易之中又有甚難范文正謂王
荆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由今觀之豈特所短正
以反置之耳古之所謂腹心之臣者以其同德也故武

王曰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而荆公以巧智之士爲腹心故王氏之得禍大也聞狙詐咸作使矣未聞託之心腹也夫君子無棄人巧智之士亦非可棄以爲手足可也耳目且不可况腹心乎蓋勢在則欺之以爲功勢同則奪之以自利勢去則背之以違害使之且難况同之乎無德而智以智營身而不及事智之所後不得不欺以衛身也天下之事又豈巧者之所能乎士終始不相負非由義則畏義耳勢在而不負豈真不負耶未疾偏廢不害爲生膏肓之潰弔之可也常竊悲之故謂知士當如范公用士當以王公爲戒也不審閣下以爲如何近見趙承議說得閣下書欲復伸理前所舉剝文廣獄事聞之未以爲然竊謂閣下必不出此而愚慮所及亦不能忍者君子之於事以位爲限居位而不言則不可去位而言則又不可其言之者義也其不言者亦義也閣下前爲潁州言之可也今爲揚守而與潁事其亦可乎豈以昔嘗言之而不置耶此取勝之道也近歲士大夫類皆如此以爲成言而非閣下之所當爲也苟不公言而私請之又不如已也天下之事行之不中理使人不平者豈此一事閣下豈能盡爭之耶爭之豈能盡如人意耶徒使咕咕者以爲多事耳嘗謂士大夫視天下不平之事不當懷不平之意平居憤憤切齒扼腕誠非爲己一旦當事而發之如決江河其可禦耶必有過甚覆溺之憂前日王荆公司馬溫公是也夫言之以行義耳豈如馮婦攘臂下車取衆人之一快耶竊謂閣下必不出此而寧一陳之以効其愚耳秋益高惟爲朝重慎不勝區區

與石司理書

張

舜民

近呂主簿過訪蒙示長函大編副以手書發而詳讀其文采燦然是可喜其趣尚了然是可畏大凡人見悅目娛心之物固所喜及見其志趣特立不與流俗汎汎然者寧不畏哉仍聞吾子方壯齒也苟有是心由是道雖使孔子見之必曰可畏况今人乎又念往昔嘗及見先大夫於關陝間今又見故人之有子少年自立則其喜又可知也然刺其禮有如事貴味其言有如問能茲二者切有疑焉設以我爲貴乎茲繆矣如我之所居人莫不賤之匪特人之爲賤亦嘗以自賤也茲固不足多曉唯是問能求益渠敢遽然聞命已來勿知攸濟嘗思之當少壯之時嘗爲世俗之學矣亦爲世俗之事矣苦形勞心至于今日晚得賢之書參味先生長者之論乃知

文監言二

二

前日之用心者非也思欲改轍剡心變姓名入江海則齒脫髮禿形骸若是朝暮之人也用是自悼自咎自笑自罵繼之以涕淚悲泣而何及哉又念無言不讎之訓苟呂君覆將及門何以報之方日用墮獲反覆于心無可柰何尚有一話可以爲下執獻者又皆蜀人之事昔予爲童子居鄉閭從學者是時眉山任師中在幕府嘗聽師中講道事業乃云吾蜀大人自往已來多藝文而少政事前輩登朝廷歷郡國有聞於人者爲不少也求之吏事唯何聖從陳公弼二人而已小子不才敢出其後雖當時聞之師中且不知爲何語也旣年漸長遊京師求謁先達之門是時文忠歐陽公司馬溫公王荆公爲學者所共趣之每聽諸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爲多惟歐陽公多談吏事旣以之不免有請大凡學者之見先

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為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底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彼非人境也方壯年未厭學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為有以枉為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以夷陵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塵三事以此自將今日以人望我必為翰墨致身以我自觀亮是當時一言之報也自得是語至今四紀未嘗一日去心是時蘇明允先生父子間亦在焉嘗聞此語其後子瞻與人講說亦必自任吏能或問之乃曰我與歐陽公陳公弼處學來然師中子瞻亦自負之語爾近歲舜民謫居房陵得陳公弼修城記嘗以此事書其碑陰今又敢為下執獻夫君子學道也聞之有先後得之有淺深亦繫其根性利鈍唯茲政能在勉之而已少加意則可以得之孔子曰居之無倦非若道學之難也吾子少年有立何所不致所謂先立乎其大者也茲事乃其緒餘爾偶因執筆不覺三隔幸云以耆陋為忽非唯左右之為獻兼告之蘇在廷若兩蜀士君子

與張江東論事書

吳

孝宗

昨日辱諭以欲一事遣王安國而有所不可者試為閣下評之竊以安國雖江西人而其父乃葬江東今之應進士諸科舉皆以墳墓為據使安國若江東應舉無有不可豈有可以應舉而不可以一事遣哉矧安國未嘗身居江西其應舉則在淮南及開封府今縱使江西舉

之亦不過按虛籍耳非安國身居江西其在江西應舉也閤下又謂近人多舉安國今更從而舉之則爲詭隨且必取笑此又失之矣夫自昔稱賢如孟荀揚韓之屬前人已誦之矣而今人又從而誦之雖閤下亦曉夜與今人同誦也然未嘗見閤下以詭隨取笑爲疑焉昔之賢乎其已死矣與人同誦而不疑及方今生在之賢則疑而不敢與人同舉則是閤下勇於誦死賢而怯於舉生賢也人之好賢死生如一今誦死則勇而舉生則怯則是凡謂賢者特利於死後而不利於生在時也特可俟其死後論之以爲美談而不可及其生在時舉之以爲實用也此何謂哉爲閤下計者問安國賢不賢爾不當問其曾有人舉也折不知閤下謂安國果賢耶果不賢耶不賢則閤下自不當議之如以爲賢閤下之舉是舉賢也夫舉賢則賢者盡喜既盡喜矣尚安有笑則笑者必是不賢也苟得賢者喜矣尚何暇慮不賢者笑哉况賢者喜則不賢者笑又理適然也古之人見一善則爭先爲之惟恐在後未聞有慮取笑而止者如使善人每作一善必先慮不賢笑則僕恐善人有見善而不爲者矣且安國之名其著者久非是近人未舉時天下不知及舉然後始知也然則安國之賢不發自近人而閤下又何以詭隨取笑爲疑哉蓋前世舉賢未必出於一夫之口即見信而見用也必也甲既唱之乙從而和焉乙已和之而丙又從而唱焉併力舉之然後庶乎其入始見信而見用也今則不然甲既唱而乙與丙曰吾恐詭隨而取笑則賢者老死于巖穴之中而人主宰相有不開不悟乎廟堂之上矣惟閤下裁之孝宗之於安國

相愛最厚閣下所知也而孝宗不以私黨自嫌者猶前志也閣下之愛孝宗亦可謂深矣儻事有秋毫於不義而固勸閣下使爲之則孝宗之罪何誅惟明察焉

上張虞部書

豐 稷

稷觀天下無可責之民或惡或善或邪或正或厚或薄其風俗使然治得其情雖至惡可使遷善雖至薄可使歸厚治失其道則反是乃以民辭吁何辜邪近世猶可矜傷悼痛者莫如農力耕而食不足蠶而衣不足凡上之人少不加意爲損不細竊求其端而嘗慕善治民者既師仰之而又稱誦之恨不得親見之向守官於亳則城父士民論議縣大夫更歷多矣能究民情恤民隱無如吾張公也聞閣下之名想閣下之風恨莫之見不圖天幸獲爲屬吏今既遇 嗣皇下憫農之詔深切丁寧求其策於天下又遇閣下能究極民弊之淺深謹先託書以導志如閣下賜一席得論其大方亦可以盡心焉

文選百二十七

六

與王觀復書

黃 庭堅

蒲元禮來辱書勤懇千萬知在官雖勞勤無日不勤翰墨何慰如之即日初夏便有暑氣不審起居何如所送詩皆興寄高遠但詩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至語也南陽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爲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往年嘗請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

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莽然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公所論杜子美詩亦未極其趣試更深思之若入蜀下峽年月則詩中自可見其曰九嶺巴巽火三壑楚祠雷則往來兩川九年在夔府三年可知也恐更須改定乃可入石適多病少安之餘賓客妄謂不肖有東歸之期日月到門疲於應接蒲元禮來告行草草具此世俗寒溫禮數非公所望於不肖者故皆略之

荅李推官書

張耒

南來多事久廢讀書昨送簡入還忽辱惠及所作病暑賦及雜詩等誦詠愛難既有以起其竭涸之思而又喜世之學者比來稍稍追求古人之文章述作體制往往已有所到也耒不才少時喜為文詞與人游又喜論文字謂之嗜好則可以為能文則世自有人決不在我足下與耒平居飲酒笑語忘去胥胥而忽持大軸細書題官位姓名如卑賤之見尊貴此何為者豈妄以耒為知文謬為恭敬若請教者乎欲持納而貪於愛玩勢不可得捨雖怛然不以自寧而既辱勤厚而不敢隱其所知於左右也足下之人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體力為瓌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歲前科斗鳥跡所記弦匏之歌鍾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固無不善者抑耒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能文者固不能以奇為主也夫文何為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

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為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為粉澤而隙開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貢問字於揚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可愜何況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不知為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為淪漣鼓為濤波激之為風颺怒之為雷霆蛟龍魚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順道而決

文監卷二十一

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為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於易莫簡於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為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古人之辭寡彼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為繁而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為缺句斷章使脉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詁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說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靡靡似主於奇矣故預為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質裡而不省也

與陳瑩中書

陳

師錫

奉別累月不敢作書為問而傾鄉之心食頃不忘李君
至辱手書伏聞調官東去裕如也繼衛守急足回又得
所惠答喜聆起居冲勝甚以為慰蒙示日錄論及二編
具悉公之忠義尊主之心天日可鑒然其言數齟齬者
蓋公之言未能信於人也未信於人者以公之心於此
事自未通徹耳敢以所聞奉說儻以為然當有裨助所
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公特謂曾丞相為人所賣不當
進日錄以為國史之證也公知其為私史耳而不知其
為誣偽之書也公熟閱之當盡見其誣偽之書也不知
其為詆謗之書也公精考之當盡識其詆謗者昔嘗見
葉致遠言荆公晚年自悔作此書臨終命門人焚之辨
焚他書以給公公歿下遂縱橫撰造恣逞私意甚者至
於因事記言為異日自便之計有知識者孰不欲辨明

第以人微言薄不足以勝朋姦之凶焰故隱忍耳吾友
奮不顧身挺然明此一大事豈特怯懦之人仰嘆不已
而宗廟之靈聖考在天之憤實有望於吾友也然吾友
謂安石聖人也與伊尹同侪此何言之過也吾輩在學
校時應舉查管析字談經務求合於有司不得不從其
說至於立朝行己則是是非非烏可私也春秋孔子之
所作也先儒斷天下之事決天下之疑者春秋也安石
廢而不用正君臣定名分春秋之法也安石治平中唱
道之言曰道隆德駿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與之迭為賓
主夫天尊地卑不可易也明此南面堯之為君明此北
面舜之為臣自古未有君而北面者安石以性命道德
為說乃謂君可北面與臣迭賓主耶吾友謂安石神
考師也此何言之失也 神考於熙寧間兩相安石首

尾不過九年逮元豐之親政安石屏棄金陵凡十載終身不復召用而亦何嘗師之有自古有天下之君未嘗不守祖宗之成憲明訓後世子孫妄爲更張鮮不召亂豈有掃蕩我祖宗之憲之訓遠取三代渺茫不可稽考之事力行之者夏之時五子作歌則述大禹之戒曰皇祖有訓商之時傅說之訓高宗亦曰監于先生成憲其永無愆周之時成王命蔡仲則曰率乃祖文王之彝訓是三代之君亦各述其祖宗訓戒如此安石乃盡取變亂之可乎吾友又曰安石有剋弊革故之功此何言之陋也祖宗之法行之幾百年累朝聖君賢臣不敢輕議道則愈久而愈通法則久而必弊因其弊而革之雖弊不窮 仁皇之末適當因革之時而 神考初政有爲必有剋弊革故之臣苟得忠厚之人則祖宗之法尚可

因弊革故再新無窮不幸遇安石力掃痛蕩一切顛倒之當是之時士知其非民不從令安石乃以商鞅必行之心立賞罰以變天下之法橫目之民但趨賞避罰安知長久之利害于今五七十年成敗可見風俗之醇醜

於

祖宗時如何廉恥之廢立於

祖宗時如何人才之美惡於

祖宗時如何民力之貧富於

祖宗時如何今則元臣蒼蒼彫喪殆盡遺民父老在者幾希而上之人方且紹之述之愚恐更一二十年事窮力殫弊盡百出土崩瓦解之勢見而祖宗之舊制上下罔知雖欲紹復不可得也孤忠所以痛心疾首者此耳若謂剋弊革故之功非敢聞也吾友又謂安石有講解

經義之能有作成人材之功此何言之蔽也安石之學本出於刑名度數性命道德之說實生於不足解經奧義皆原於鄭康成孔穎達旁取釋氏表而出之後學不考其本因受其欺耳吾友所論善則善矣而未盡也輒以此浼聞此事匪易辯更須熟考日錄根本識其真偽乃可正此事矣至懇至懇吾友方遷謫然居善地不足憂惱師錫緣編排舊疏早晚必有行遣決無輕恕之理相見無期萬萬自愛李君遣人附此書幸為祕之勿重期罪也

荅李景夏書

鮑

欽止

向辱書勤甚屬差考試山陽往反彌日到家未弛擔小兒不幸親黨亦有哭泣忽忽無好懷受代不遠俗事日加多故因循不得為報皇恐皇恐師文到官亦已暮年靖共職事當不素食位無小大必行其志期於無媿而已世之士大夫在下則卑某官曰此不足為也皆偃然自高不事事慕晉人恐不及至登用於上亦果肯有為乎夫富貴在彼不可期終身小官亦終身不事事矣然則食人之祿獨無媿耶錄事參軍實郡紀綱於事當無不統今任用重輕與古殊絕文書行吏或有以相關者顧皆不急然筦庫犴獄率兼領之尚號為煩碎欽止始至之日與之立科條坐曹不少休或相勞苦曰公儒者翰墨職也米鹽且敗公意或相詆毀曰是銳始者久必怠然欽止為之將三年也蓋如是而後安夫材力不任其事冒焉以居材力足任矣苟且以自便小官可也官益大任責益重又將冒焉又將苟且焉一身或免矣如國何此時俗習以為常而古人所大懼師文磊落遠器

今乃局促於委吏之末日與市井小人商權銖兩惟恐無贏餘以登有司之課誠若有可厭顧官以是為職欽止私憂執事之怠也是以有前所陳願少察之昨書推譽皆過其實謹避席不敢當置規皆中其病謹再拜受賜朋友道絕久矣今為尤甚平居接盃酒出肺肝非專道義之交皆勢利之求也陽為道義陰為勢利尚多此族一臨危機真情乃見若夫相期於寂寞之濱見賞於歲寒之後善以相稱不善以相戒此前脩之高風而欽止非其人也乃幸辱焉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敬誦此章以為左右之報冬候凜凜未見伏惟進學自愛

謝祭酒司業書

周行已

古之為天下者至簡易也舉天下而付之百執事使分為之未嘗謏謏焉致疑於其人蓋先之以庠序之教孝悌之義使人人皆知仁義之行而無犯上作亂之心然後委之以府庫而不疑其竊與之以封疆而不疑其叛託之以社稷而不疑其亂非謂其法制足以使人不能竊且亂也能使人不為竊且亂也後世之為教者異於是矣大開祿利之路以誘之於前而嚴其法禁以驅之於後使天下之人皆搖奪其忠實之良心而顛佈於利害之間上下一道而莫之覺也是以天下之人生則溺於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俗崇尚之言以仁義為迂闊不切之務而甘心於得喪寵辱以為實有嗚呼胡為而莫之覺也昔之舉天下之善者莫不歸之於舜舉天下之惡者莫不歸之於跖而孟子以為舜與跖之分無他義與利之間而已夫天下之人莫不為義也固未必人人皆至於舜莫不為利也固未必人人皆至於跖而

匹夫單行一不受嗟來之食此其爲義至小也然而君子之所以與之者謂其已有舜之心矣尋常之人簞食豆羹之不忍此其爲害至小也然而君子之所以惡之者謂其已有跖之心矣是故聖人之所恃以爲天下者爲其有善教以養天下仁義之心而君子之所以自重其身以有仁義之實也行己生而守父兄之訓長而聞先生長者之言皆以爲如此是以平居不忍一日僂焉其躬取利於君子之所賤蓋嘗三省於視聽言動之間不使斯須有不謙於心之餒謂古之善充（擴）仁義之心者其要在此比者 國家欲得天下可用之才而舉天下之士各付之有司使觀其仁義之言以求其仁義之實而行己嘗以其所知者寓之於無能之辭以應有司之問而或者因其言以得其心謂其學之不苟也迺

越去等夷按於數千百人之中不責其記誦疏略不繩以科舉法度而特取其心之所存者如行己者抑何足道而有司所以取士之意甚美也夫爲國家養天下仁義之才者太學也爲國家得天下仁義之士者有司也然則行己亦自有心矣故因近世舉子之常禮而得以區區之說致謝焉

上丞相曾子宣書

晁

詠之

詠之聞禍福成敗非獨天命實人爲有以致之古人論天人之精微窺機變之原本者蓋及乎此矣不可不察詠之不肖獨喜妄論天下事以謂治亂存乎時所以致之者繫乎相故嘗考古今之迹而論之曰有一時之相有萬世之相其術出乎一時者雖工必拙斲安必危禍不勝諱其術出乎萬世者當年享其利國與家皆蒙其

福愈久而愈溥周召衛畢身致天下多者輔四世蓋數十年其子孫亦數十世其賢至今不已商鞅李斯相秦當其盛時天下有識者已知其必敗勢處廊廟之嚴而身無旦暮之安其辱至今亦不已蕭曹魏丙與其他名公卿非必有往者聖智之姿其術是也卒享安榮王導當晉之東輔中才而建危國外又有王敦之嫌其術是也遭時處變而不遷其後世之盛實終江左裴度之相自憲宗歷世多故其賢不傷李德裕相一武宗可謂盛矣而禍不旋踵使裴度不死及相會昌其功烈可致而禍敗亦不及魏謩李德裕也德裕以謩揚李所薦亟貶逐之如此禍何可免本朝呂文靖三相而身愈安其間蓋多事矣而禍不及王文正輔政十八年而寵不替此二公者其事甚簡其身至逸其身富貴最久至今為大家近時以來事多反此亦其操術然也周召衛畢下及文靖其術出乎萬世故祗恪謹審戒乎妄發利於今思其所以害於後快於我顧其將以復於人屈折於天下之士使導宣德澤逮于遠迹天下歌之屈仰其惠故蒙讒毀而毀不替遭時變而死不危其子孫亦有無窮之福商鞅李斯德裕非不才且賢也其術出乎一時故矜其智能倚其勢利利於今不思所以害其後快於我不顧將以復於人抑天下士顯與之為仇無近民之政使天下惡聲必出於己故寵極勢殫時迁事變則禍不勝載然則禍福成敗果有以致之非獨天命果不可以不察往者執事在樞府輔佐造膝之言廟堂論爭之語天下仰其德而蒙其利知執事之於國忠也士大夫失職不得進有才者抑而不得伸執事周旋獎激如謀

已私知執事之於善人厚也異時州郡間黃綠軍興以
漁斯民者執事察見不少貸知執事之愛吾民者深也
善人之譽執事者日益多道日益光而名日益美故執
事遂相今天子豈非有以致之乎然執事位益尊天下
所以望執事者益衆執事益宜加意於在前使恩信及
於士大夫而德澤浹于天下益屈已下士無愛爵祿使
無遺材賢能者登進疑危者消釋破碎比周達爲和氣
無賢不肖皆能誦執事之功德而草野小人外及四夷
皆知仰執事之名姓朝廷有太山之安吾君有神聖之
治執事亦有無窮之聞實惟萬世相之術于以永富貴
建功業都美譽而貽子孫豈不偉歟詠之愚不肖自先
人棄諸孤也奔走於衣食行年四一而老詩書志日益
違而身日益不偶可謂窮矣然未_以一語鳴其哀於
王公大人之前今獨於執事之門發其狂瞽者知執事
之明足以致是而詠之之言亦宜聞於執事塵冒鈞聽
俯伏待罪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啓

賀刁祕閣啓

楊億

回頴州曾學士啓

劉筠

賀舒州李相公啓

夏竦

免奉使啓

夏竦

荅胡秀才啓

歐陽脩

謝館職啓

歐陽脩

與晏相公書

歐陽脩

回文侍中啓

歐陽脩

回諫院傅龍圖樊違書

歐陽脩

頴州通判楊虞部書

歐陽脩

回寶文呂內翰啓

歐陽脩

賀呂相公兼樞密啓

宋祁

賀呂待制啓

宋祁

定州謝到任上兩府啓

宋祁

賀參政侍郎啓

宋祁

鎮府謝兩府啓

宋祁

賀司空呂相公啓

李淑

知陳州謝上啓

張方平

上鄭資政啓

劉敞

知永興軍謝兩府啓

劉敞

上郭侍郎啓

王安石

謝王司封啓

王安石

謝提刑啓

王安石

上韓太尉先狀

王安石

知常州上監司啓

王安石

賀魏韓公啓

王安石

賀致政趙少保啓

王安石

賀致政楊侍讀啓

王安石

謝高麗國王啓

王安石

謝知制誥啓

王

謝相府啓

蘇洵

賀歐陽樞密啓

蘇洵

通倅謝兩府啓

姚闢

賀刁秘閣啓

楊億

羣玉之府圖籍攸歸永明之廡俊賢所聚自非兼該文史洞達天人擅博物之稱負多聞之益則何以掌蘭臺之祕記辯魯壁之古文克分豕亥之非榮對鬼神之問

允資鴻博式副選掄恭惟某官竹箭貞姿天球祕寶一自翰飛南國便歷直衢奏賦梁園載居右席薦紳之所推慕負袞之所嘉稱羣公奉金以交驩諸生攝齊而請益矧乃紫宸引籍紅旆行春循吏之謠益喧於十部望郎之選存歷於三臺公望愈隆天眷弥厚厲東求於髦碩用刊正於縑緗輟明庭伏奏之勤副延閣紬書之選矧乃育材之地適鍾下武之期禮遇甚優不至子雲之寂寞品流以別且無方朔之談諧某限符竹之所拘指風期而尚阻願言慶抃倍異等倫

回穎州曾學士啓

劉筠

伏念禘局至庸孱軀多病暗於機用動涉背馳恥介寵以趨風甘受嗤而擯迹向者起於將廢擢是無聞猥玷綸曹仍參靈職帝言郁穆殊無演暢之工王度清夷深

積優游之幸自惟竊吹固極常涯矧乃金馬蘭臺名儒
舊德榮滯者過半零落者寔繁孰謂鯨生更希殊進誠
以衰門積譽諸寡食貧嚴助豈敢於直廬祗悃願補於
遠郡乘穰守之方闕荷堯聰之俯從聚庇本宗才罹歲
籥豈期優詔處移近藩獲依仁者之鄰實出非常之契
適將敘款俄辱誨函披贈錦之英詞徒知誘進示巽牀
之謙旨殊匪為儀欣悚交懷銘臧奚克

賀舒州李相公啓

夏

竦

伏審肅膺鴻沛起殿大藩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沈正秉
彝清和懿德經三聖之變細繹惟深貫萬物之儀臣隣
有翼曩屬先朝違裕臣黨興姦密嘯羣邪陰窺時柄允
繫哲輔克殄凶謀防檢未萌澄綜多辟虹氣由是霽止
霄塗為之密清精貫三辰賴深百辟終以洽聞飛語引
去上司傳致深文越颺遐裔孤節彌諒高揖自沖摬榮
悴之交人言無間失左右之手國體幾虧大號繼明巨
慝咸露狐鼠失其深穴豺虎食於諸人恊氣雲翔皇朝
電照澄洗司制延即舊臣眷惟襄贊之賢首被優深之
渥慰藉良厚毗倚增隆表安涕洟念深於玉空謝傳憂
樂望結於蒼生雖暫假於鎮臨必坐階於密勿至公來
復有識相歡薦紳橫耳以聆風斯文聯冊而刊美洪惟
高範絕出常均某恪守郡條欽聞朝渙不獲拜伏車下
奔走道周但私慶於單危將永歸於挺鑄

免奉使啓

夏

竦

比膺使指往奉歡盟選授至艱道塗差近况多侑幣寔
濟空拳然念頃歲先人沒於行陣春初母氏始棄孤遺
義不戴天難下單于之拜哀深陟岵忍聞禁休之音車

府露章槐庭泣血玉姬築館接仇之禮既嫌曾子回車
勝母之游遂輟荷兩宮之大庇戴三事之昌言退安四
壁之貧如獲萬金之賜某官力持名教素獎孤寒屬商
利於摘山闕言心於奏記何圖驛置先墜書筠俯哀蹈
義之心不辱資忠之訓永惟佩服何但銘藏

荅胡秀才啓

歐陽 脩

竊以考行選賢故人皆脩德而自厚論材較藝則下或
術已而忘廉誠誘養之道殊致進趨之勢異寢久之俗
益溥惡而可嗟習見爲常遂安恬而不懼伏以秀才學
優墳史詞富文章能力行以自強方韞藏而待價豈期
誤與遂爾遺材惟賢食之不家顧良時之難得譬夫餓
者雖取嗟來因而無言亦將不及旣一慙之莫忍遂兩
訟以交興逮之究窮果自明白矧朝廷之選士惟寒俊
之是先雖爾初屯理將後得必也泣官學古爲政臨民
當獄訟而平心視斯爲戒利公家而忘已効以必爭苟
終身之不回雖一膏之何患如此則圭璧之玷猶或可
磨日月之更其將皆仰至於較定能否明辨是非形長
者豈度之私貌妍者非鑿之惠但漸淺識惟竭至公漁
者讓泉思古人而莫見私門受謝亦鄙志之不爲

謝館職啓

歐陽 脩

受命之始榮懼交并伏以國家悉聚天下之書上自文
籍之初六經傳記百家之說翰林子墨之文章下至卜
醫禁呪神仙黃老浮圖異域之言靡所不有號爲書林
又擇聰明俊乂之臣以遊其間因其校讎得以考閱使
知天地事物古今治亂九州四海幽荒隱恠之說無所
不通名曰學士一日天子闕左右之人思宏博之彥出

贊明命入承顧問遂登宰補以釐百工一有取焉多從此出所以平居優游素服其業館以禁署食於太官詩菁我之育人才易鼎飪之養賢者凡在茲選得非茂功然而慮重職閑則未免尸祿官無吏責則可容幸人若脩者以寒陋之資被文藝之舉自初營職已與書筵於時上有鴻儒侍從之才下多羣賢論撰之衆而脩方被罪譴竄之荆蠻流離五年赦宥三徙山川跋履風波霧毒丸萬四千里而後至于京師其奔走之役憂思之勞形意俱衰豈暇舊學比其來復書已垂成遂因衆功豈有微效奏御之日鳧鴈而前例蒙褒嘉正以職秩雖因時而幸會實有覲於面顏此蓋伏遇某官柱石之功佐佑明王鈞衡之任進退百官方疇衆勞不忍獨弃遂令忝冒出自生成在於顯愚何以論報雖未能著見德業以稱君子教育之仁猶可以作為歌詩稱頌聖朝功化之美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與晏相公書

歐陽 脩

伏念曩者相公始掌貢舉脩以進士而被選掄及當鈞衡又以諫官而蒙獎擢出門館不為不舊受恩知不謂不深然而足迹不及於賓階書問不通於執事豈非飄流之質愈遠而彌踈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動常得咎舉輒累人故於退藏非止自便今者偶因天幸得請郡符問遺老之所思流風未遠瞻大邦之為殿接壤相交因得自伸懇悃之誠庶幾少贖曠怠之責伏惟相公朝廷元老學者宗師尚屈蕃宣行膺圖任伏惟上為邦國倍保寢興企望旄麾無任激切

回文侍中啓

歐陽 脩

竊承顯奉制恩，存膺寵拜，伏惟驩慶，恭惟太師侍中器深宏達業，茂經綸，弛張文武之才，出入將相之任，而日者來覲，冕旒之邃，喜聞履舄之聲，從容語言，固多仁者之利體貌，耆哲是惟先帝之臣，宜加異數之優，以爲一面之重，雖方勞於憂，願藉有素之威名，然而患輕四支，不足爬搔於蟣虱，坐制萬里，理當根本於朝廷，即期廊廟之來歸，始慰士夫之素望，過蒙謙挹，曲示誨言，趨賓祀以無由，積感綜而徒切。

回諫院傳龍圖攀違書

歐陽 脩

脩猥以非才，久竊重任，報効初無於毫髮，怨仇已積於丘山，近蒙睿恩，曲徇誠請，與之近郡，俾養衰年，荷聖主之保全，賴公朝之議論，俾獲奉身而退，方懷去德之思，諫院龍圖舍人深閔孤危，特迂誨翰，意愛勤甚，有踰平時風義，凜然可激，薄俗仰止，門仞莫違，敘違銘之肌膚，求以佩賜，瞻依之懇，敷道奚周。

潁州通判揚虞部書

歐陽 脩

脩啓茲者，赴郡假塗，久留賓次，過承眷與，日接宴言，遽此睽違，實增感戀，但以柅車之始，視職方初，雖云陋邦，粗有人事，加以大暑，遂成病軀，旦夕之間，方思布款，急遽之至，先以惠音，且承別來福履，清勝脩以衰朽，得以退藏如夙，昔之所聞，皆少過於其實，惟寂寞之爲樂，須漸久而益佳，餘非悉談，更冀多愛。

回寶文呂內翰啓

歐陽 脩

茲者伏承寶文內翰被召禁林，陞華內閣，仰惟道德名望之老，久掩言語侍從之流，以望之之忠誠，兼孔光之謹密，豈止典謨潤色，朝廷遂變於斯文，固以朝夕論思。

天下獲受其陰賜雖未正秉鈞之任而姑副仄席之求
凡在縉紳皆同慶抃况於庸鄙最荷知憐而多病早衰
思乞骸而已久因閑成懶顧與世而益踈豈無嚮慕之
私殊闕寢興之問敢期惠眷先辱誨言世路多虞方歎
風波之惡歲寒已甚始知松栢之心感慰之深敷陳奚
既清霜戒候內直方嚴惟冀珍調以符瞻詠

賀呂相公兼樞密啓

宋

祁

伏承光膺朝制兼惣天樞伏惟慶慰竊以三公之尊古
無不統五代多故職乃有歸別咨邇臣以本兵柄部分
諸將直出於禁中參決其兵不關於公府承流寢失革
弊在權惟時宗工克對明命某官世基厚德天畀大猷
熙載之勞則歌於六府三事寵任之美則詠於崧高蒸
民協濟聖功丕冠皇極然德有重儆運無常安遠種寒
盟羌酋盜塞保障四鄙未使窮追調發千金不無煩費
上意尤注時柄難分果屈上公臨判中務擇清明之便
日布焜煌之冊書百辟歡聞多方抃愜方且坐料脆敵
陰伐詭謀案邊吏之瑣甚精轉關中之漕相繼漢皇萬
里決無不見之明曲逆六奇遂倚先幾之勝奮庸有待
訂美無倫某適縮州章方遙謁舍詔文布下私慶叢於

賀呂待制啓

宋

祁

伏承祗膺召節將造昕朝詔日疾騰士倫交抃恭以其
官食德雖舊挺出自高使煩而能與聖胥會河朔艱食
縣官乏財首膺僉求大經用度游刃於肯綮之地遺秉
於滅裂之餘勤勞三年兵以足食殿最百吏察不過條
見效者明清議惟允用虛前席之待趣竚追鋒之還至
於邊保盈虛士夫臧否料敵人有以進退繫今日所以

安危必為上言以救時弊然後徐副民望安步台階再
世司徒紹鄭人之前美一門宰相匪衛公之獨賢祁素
接游從久棲蔭映側聞稱促陰禱延登慎夏有初舍祥
惟競

定州謝到任上兩府啓

宋 祁

仰對明綰俯循華組地由邊重帥以儒榮任不值能顏
無容愧竊念祁短謀腐學病質衰年自宜力於藝文不
應強以軍旅此者承乏真定臨制中權率職半暮無治
言狀方撲被以須去俄假節而益遷進領博陵柔控幽
朔營屯香集亭鄣蟬聯列屬九州有宜得更於事哀衆
十萬無日不討於師號為劇藩當待賢牧寧茲輒懦再
忝僉俞伏以某官明惣庶官輔興邦緯廣十取五之路
收百有一之長謂愚可矜雖拙猶用遂俾文吏超攝元
戎所賴虜運百年天聲萬里成餘卧鼓之息誠無早闔
之虞操筆可制豪桀之驕持簿可期租賦之入倚國為
重積日效勤不然巢林一枝素省身而斂分假令入竹
萬箇甘贖罪於曠官挺冶不私忤蒙知所

賀參政侍郎啓

宋 祁

伏審光奉制書進知機務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函德之
厚剛中而明旅力四方寅亮不績邦被風教用飭民瞻
天賜耆明俾輔王室果咨剋壘之彥入佐調燮之宜追
鋒疾驅前席延拜揭日當午物無斜陰推雲崇朝澤有
餘潤赫蹠行下薦芴歡聞祁方守塞防側聆恩冊振襟
私喜詣府莫諧

鎮府謝兩府啓

宋 祁

常山劇部全趙故封地聯六州身擁三綬任踰于分榮

不償慙伏念祗為術空單稟生匪怯叨華禁署謬籍經筵惟孤拙以自持無游說而為助年將壯邁疾引衰來遂丐外除冀逃多悔國有賢翰朝無廢人料自閉州受以戎閫因過都而俾謁緣重帥而許遷敢留于行已踐而職此蓋伏蒙某官助邦善育為上亟言齒擢誤加庸底思報竊以河朔之地天下勁兵分四帥臣皆一都會然而徂承平之習訓練弗精因流鍾之餘廩帑常乏馬不充士官靡值才莫府欲仰給之饒度支辭經用之窘交相為患未知所圖伏冀廟謀深體邊務時隄於未潰之日投藥於可療之初誓當悉心稍期集事守符云始趨府方賒託庇高明叩衿危戀

賀司空呂相公啓

李淑

伏審顯奉制書進開公府馳郵旁告望履胥歡恭惟某

官直德闕材懿文淵識感會明聖奮庸宰衡陟降三階綢繆四近扶翊於帷墻之漸啓發睿護煥熙於鼎鼐之和揉正皇度基於忠直而其用若晦發為經綸而迭使以煩士鑒有歸王室是賴固已功輝當世名高古人自兵侵之騷邊屬廟謀之待畫舉主趣召則民識所從所案定疑則師有必克矯前違而不伐制勝策以無遺帝眷攸先恩章果沛諗於輿誦以合賢期在昔揆路之升及此歲陽之變若時拜袞未曰疇勳姑以遵漢傑之竒成遲周時之凱入誨王體以為急非私抃之敢謫埽門之餘蔭宇知庇限有印章之繫莫違賓館之趨企戀忻翹叢集丹悃

知陳州謝上啓

張方平

大皞之墟肇自上皇之世有媯之後爰開盛德之封承

京師首善之流實勲舊均勞之地祇膺朝命濫領藩塵
伏念方平平世為修散財之用存更臺閣之要及司戶
牘之嚴海鳥暫留亦受太牢之饗風簫忽過豈諧雅奏
之和頃解郡章獲歸里社冀安末節遂以窮年攝迹閑
曹分從於病廢長民近輔復被於詔除此蓋某官秉國
治均贊時化育亮采通於百志燮友周於萬微大道甚
夷至誠斯格敢不仰虔存錄自力衰疲更礪鈇刀聊施
於一割所憂驚乘難效於長驅

上鄭資政啓

劉 啟

邈遠符光亟遷歲筭晞虹蜺之隆耀渴江漢之清流心
如旌搖訊將雨絕伏惟坐鎮南國翕寧純禧恭以其官
稟靈山川為世梁棟邁一德以齊俗含至誠而協中往
者董正武經毗參公鈇折衝出於鑄俎威令被乎夷戎
茂功越成優詔均逸雖帝堯四嶽之任下統諸侯而姬
旦九罭之詩咸恩衣服矧惟注意固亦匪朝啟聞於知
人幸茲守土誠陶鈞之遠及趨榮戟而無緣仰冀上為
廟朝益綏福祉

知永興軍謝兩府啓

劉 啟

雍州上腴見稱前史秦地四塞實雄諸侯至於人物車
甲之饒風聲謠俗之盛擇守未易得人為難豈有抱空
踈之姿守樸陋之學材不洎衆智非過庸摧從講闈假
以威節兼四千石之重連數十城之封自視缺然曷以
稱此此蓋伏遇某官專運鈞之化隆作厦之功至和平
分羣力並用不愛美錦曲從庇身之求申錫介圭略比
元侯之舊蓋觀國者以處遠為陋事君者以居中為榮
揆能苟微冒寵思過固當勸斷斷之節立優優之風庶

幾所長尚有云補下塞謗慝之口上荅甄鎔之私

。上郭侍郎啓

王

安石

伏蒙過采浮議使承乏官借寵則榮循涯而懼願留平聽得究下情頑䟽之人滯固於事席先子之緒業玷太常之等名備位於茲歷年無狀安全者幸廢去乃宜何言誤知欲觀小試審處私計追惟舊聞不越俎以代庖蓋言有守未操刀而使割可以無傷輒敢用是固辭誠願易而佗使依違王事雖各理之未安妄冒人知亦生平之不欲高明在上悃摺發中臨咎怔忡果於得請

謝王司封啓

王

安石

伏念安石孤窮之人少失所持雖勉心竭力求以合於古人而固陋顛蒙動輒乖於時變以此而遊於世未嘗見恕於人而自趨走下風習聞餘教慰藉之禮稱揚之私并嚴顏而不加犯上之誅拂盛指而更以首公爲是書文報荅騎從見臨不以先進略後生不以上官卑下吏以至其去重煩送將又矧其行使不留滯爰初就賤甫爾踰旬乖離雖新感亦殊甚伏惟順節自壽副人所瞻

謝提刑啓

王

安石

叨備一官用更三歲不時罷廢實賴全安遭值使車按臨州部頗望風而震恐將投劾以去歸敢圖高明見遇優過載銜盛德尤激下情違離尚新企仰殊長茂推賢雋善迓福祥固有神明陰來輔相褒陞之寵倚立以須伏惟爲上自頤副人所望

上韓太尉先狀

王

安石

昔者幸以鄙身託於盛府無薄才以參籌筴之用有䟽節以累含容之寬久而再推滋以自愧伏惟某官憂國

愛君之操仁民恤物之方賓禮賢豪包收疵賤蓋嘗沐浴於餘澤而且歌舜於下風孰云去離遂曰疏斥徒以地殊南北勢隔卑尊小夫竿牘之勤不足自効莫府文書之衆或以爲煩方隨傳車得望步履固頌階緣於疇昔無因鑽仰於緒餘敢圖高明先賜勞來貴以下賤不矜其行之疵賢而容愚不誅其禮之曠夫惟昔之有道皆慎所以與人欲示其自養之污隆必觀其所遇之能不深慙固陋有玷獎成將次郊闕即趨牆屏其爲感喜豈易談言

知常州上監司啓

王 安石

蒙恩寬裕得郡便安誠日造官以身受察切念安石鄙陋之質拙疎於時聞先子之緒餘慕古人之名節甞勉仕官聊盡爲貧之謀苟東歲時亦預在庭之數來佐羣牧甫更二年數求州符就更畿縣碩神明之罷耗當事役之浩穰慙非其宜辭得所欲未遂一身之賤猥分千里之憂荷覆露之生成出雋賢之旣按竊惟幸會良用震驚惟此陋邦近更數守吏卒因將迎之密里問苦聽斷之煩自非函容少賜優假緩日月之效使教條之頒則何以上稱督臨下寬凋瘵伏惟某官逢亨嘉之會奮將明之材簡在清衷久於煩使休愛養元之意樂扶持斷之能庶幾始終得出比賴未期望履尤切馳情願順節宣以需褒寵

賀韓魏公啓

王 安石

伏審判府司徒侍中寵辭上宰歸榮故鄉兼兩鎮之節麾備三公之典策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退而有褒加之崇在於觀瞻孰不慶羨伏惟某官受天秀

氣為世元龜誠節表於當時德望冠乎近代典司密摠
命攬中權毀譽幾至於萬端夷險常持於一意故四海
以公之用捨一時為國之安危越執鴻樞遂躋元輔以
人才未用為大恥以國本不建為深憂言衆人之所未
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果有成功英宗以哀
疾荒迷慈聖以謙冲退託內揆百官之衆外當萬事
之微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
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致理而未嘗遭變記在
舊史號為元功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救
寧四方嶮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
之當於義出處之適其時以彼相方又為特美安石久
於庇賴實預勳收職在近臣欲致盡規之義世當大有
更懷下比之嫌用自絕於高閣非敢忘於舊德逃聞新

命竊仰遐風

賀致政趙少保啓

王 安石

竊審抗言辭寵得謝歸榮繇西省諫諍之官序東宮師
保之位殿廷鳴玉尚仍前日之班里舍揮金甫遂高年
之樂伏惟慶慰資政少保昭懋賢業寅亮聖時伯夷之
直惟清仲山之明且哲所居之名赫赫豈獨後思爾瞻
之節巖巖方當上輔遂從雅志實激貪風未即披承徒
深欽仰

賀致政楊侍讀啓

王 安石

伏審得謝中楹戒歸下國孔殫致仕議臣雖願其留蹕
廣乞身觀者固榮其去丁時翕翹取道阻長繫盛德之
可師宜明神之實相茂惟興止休有福祥伏惟某官逢
辰清明取位通顯義勇不挫忠精無疵登備諫工嘗已

告嘉猷于后奉將使臣則必下膏澤於民義儀二朝稟
凜侍從功名之美既耀於將來智略之閑猶嗟於不試
引年去位循禮得中唯其養恬有以鎮薄安石望塵非
數見器則深竊冒上官之大知唯所不欲推揚後進之
美意云何敢忘備位於茲仰高無止

謝高麗國王啓

王

安石

伏以副疆阻闊觀上無階道義流聞瞻言有素使旃及
國摯寶在庭逮以好音申之嘉惠眷存即厚慰感實深
恭惟大王膺保德名踐修猷訓纂榮懷之舊服襲壽豈
之多样冀順節宣深綏福履有少儀物具如別牋

謝知制誥啓

王

珪

載右史之筆初冒於清光典四禁之文遽更於近職寵
非材稱幸出意涯竊思帝廟堂之尊富家國之盛而能

文房五十二上

一日

鼓舞天下之動神明天下之幾非典謨文章號令風采
恐未易講寥廓之治追醇醲之風蓋在古二帝之遺
書而大訓之所基本在天太微之西掖而元命之所淵
微有如起兩都之隆致開元之樹其間詔書之始下政
事之所施固多高文大冊之傳嘉謀謹議之益使王言
溫潤而主澤汪洋當時得人後世載美有赫昌會於皇
彌文上有帷幄宗工鉅臣以經綸風化之源下有蘭臺
鴻儒碩學以闡廟精祲之際况名命之所出而禁嚴之
所司匪肩異倫實點華序如珪者姿稟沉霽器能枵疎
學承之适闇於古今治亂之適識滯於用貌云賢知馳
騁之奇偶濫借於計文幾躡先於辭級往裨劇治趣駕
屏星之車還頌雋遊誤對高門之地未及承明之饜已
櫻司會之繁涉丹墀得識天子之能事東持紫橐媿

云史臣之多聞敢意瞻獎之靡遺乃擢瑣涼於非次給
北宮之札才奉試言之榮荅淮南之章俄參視草之寵
重念去書林之直有先人手澤之存即綸闈之趨仍伯
氏詔文之舊豈容卑陋寢竊高華茲蓋伏會某官以材
猷粹純覽文雅之望以風誼高博主名教之歸啓迪當
世之事功樂育四海之豪畷如大庭之旅万玉不以珉
珉而即捐如匠石之區衆材不以楛楠而後巧致繆茲
幸以矜无庸敢不佩飭訓辭參祈躡論矯其一切之習
策所未至之難損漢制之頌期尽追於三代揚堯言之
善使益誦於四方或犬馬未衰冀消塵有補庶切君恩
之報敢忘已日之私愚心區區未識所錯

謝相府啓

蘇

洵

朝廷之士進而不知休山林之士退而不知反二者交
譏於世孝者莫獲其中洵幼而讀書固有意於從官壯
而不仕豈爲異以矯人上之則有制策誘之於前下之
則有進士駟之於後常以措意晚而自歎蓋人未之知
而自衒以求用世未之信而有望於效官仰而就之良
亦難矣以爲欲求於无辱莫若退聽之自然有田一廛
足以爲養行年五十復將何爲不意貧賤之姓名偶自
徹聞於朝野向承再命以就試固以大異其本心且召
試而審觀其才則上之人猶未信其可用未信而有求
於上則洵之意以爲近於強人遂以再辭亦既獲命以
匹夫之賤而必行其私意豈王命之寵而敢望其曲加
昨承詔恩被以休寵退而自頽愧其无勞此蓋昭文相
公左右元君舒慘百辟德澤所暢威刑所加不賜而熙
不寒而慄頽惟無似或謂可收不忍棄之於庶人亦使

與列於一命上以慰夫天下賢俊之望下以解其終身
飢寒之憂仰惟此恩孰可爲報昔者孟子不願召見而
孔子不辭小官夫欲正其所由得之之名是以謹其所
以取之之故蓋孟子不爲矯孔子不爲卑苟窮其心則
各有說雖自知其不肖常願附其下風區二之心惟所
裁擇

賀歐陽樞密啓

蘇洵

伏審光奉帝詔入持國樞士民謹譁朝野響動共惟
國家所以設樞密之任乃是天下未能忘威武之防雖
号百歲之承平未嘗一日而无事兵不可去我爲最難
任文教則損國威專武事則害民政伏自近歲變更大
臣皆由省府而來以各勲勞之舊一歷二府遂超百官
既無跂足之求僅若息肩之所自聞此命欣賀實深蓋
因物議之所歸以慰民心之大望伏惟某官一時之傑
峯代所推經世之文服膺已久致君之略至老不衰碩
惟平昔起於小官曷嘗須臾忘於當世以爲天下之未
大治蓋自賢者之在下風自今而言夫復何難願因千
載之遇一新四海之瞻洵受恩至深爲喜宜倍當謂未
死之際无由知王道之大行不意臨老之年猶及見君
子之得位阻以在外關於至門仰祈高明俯賜亮察

通倅謝兩府啓

書局備員僅逃於譴謫海濱貳政實賴於獎提脫去塵
埃奔走之勞遂獲清閑風土之樂養親有裕處分亦宜
伏念關雎不知方寸非適用嘗欲慕古人之節故窮達
去就之粗明不能當世俗之心故毀譽是非之相半向
緣一第偶切小官區二於米鹽簿書之間无所增益於

舊學錄錄於繩墨法制之下固已喪失其本心適丁
先帝之御圖閱悼太常之廢禮謂所職者因緣而無責
故其書皆顛錯而不完歲時凡欲按行聽於胥吏之所
舉朝廷將大興作詰之有司而莫知以國家文物憲章
之盛儀而君后祭祠燕享之大法遠則迹商周之故事
近則追漢唐之遺風或革或因有損有益苟至於殘脫
而不考將何以依據而奉行求其本末之並存莫若簡
編之備具俾有定責遂立別資額惟不才輒亦被選然
而案牘繁多而義皆無統紀網踈略而事莫得詳夫以
鄙陋不學之資而當纂述所難之任勉焉或局浩乎無
涯磨精畢力者五年補闕收殘者百卷雖未足發揚休
美大 本朝制作之方亦聊以綴緝緒餘備來者考求
之用然不能秉義以攸處保職而自安頃因天變之來
妄以芻言之貢擊排所至徒有愛君之善心忌諱不知
殆匪謀身之良術幸賴 主上寬仁之厚明公保庇之
全謂罪雖可戮而志亦無他言雖甚危而事或不妄特
蠲深憲俾得自新出於莫大之恩獲此非常之幸引身
自咎固絕望於當時竊祿苟安諒卜休之有日惟其沐
浴於盛德之際歌詠於太平之中凡外物之儻來皆虛
心而順受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禮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二

啓

謝倪評事禮書

陳

襄

代賈內翰荅蔡州錢龍圖啓

強

至

代王給事回陳待制啓

強

至

謝永興軍知府王龍圖啓

強

至

代問候程密諫啓

強

至

代謝兩府狀

強

至

代韓待制到任謝史館相公啓

強

至

謝除校勘啓

強

至

與孫觀文啓

強

至

賀致政少傅啓

強

至

回登州知郡司封啓

蘇

頌

謝南省主文與歐陽內翰啓

蘇

軾

謝應中制科啓

蘇

軾

賀楊龍圖啓

蘇

軾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蘇

軾

賀呂副樞啓

蘇

軾

賀文太尉啓

蘇

軾

登州謝兩府啓

蘇

軾

謝中書舍人啓

蘇

軾

荅試館職人啓

蘇

軾

謝賈朝奉啓

蘇

軾

賀范端明啓

蘇

軾

上參政侍郎啓

王

安國

賀諫院舍人啓

沈

括



賀祭密學啓

張載

謝館閣校勘啓

林希

謝中制科啓

蘇轍

賀河陽文侍中啓

蘇轍

謝倪評事禮書

陳襄

襄聞古者師氏教女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然後能修身行禮循法度奉祭祀以配君子而成室家之道也襄有先人之子蠢愚弗能教徒聞古人之大義而未能志其一二今足下順先典貺襄書禮以賢似秀才德成業茂將卜昏事惟以襄貧賤之門是擇實非其宜既辱嘉命襄不敢辭敢不夙夜教戒以勉承宮事

代賈內翰荅蔡州錢龍圖啓

強至

承即便時已開尊府蓋賢者以出處一致因請宣風天子恐侍從久勞遂容均佚寵之士諫之優秩付以中京之外邦未列慶函首紆榮牘矧本朝之雋老寔延閣之真儒力通聖言俛膺華選蚤勸經帷之講日瞻法座之光厭事朝游樂觀蕃政然而公卿要明大誼自昔推崇左右思得正人匪朝升用伏望為國自厚副時所傾

代王給事回陳待制啓

強至

伏審茂對制恩榮躋法從側聞異數切抃丹衷於皇聖辰若攷古道繩系朝之遐武敞二閣以右文俾彼天漢之昭回揭為寶宇之目坦然帝制之明白祕厥宸篇之辭並延儒臣增重禁職居則備法座之清問出則苞德車之順游唯特傑材乃稱華選伏惟某官氣涵渾厚道際醇深蚤踐積星之垣久提太史之筆綴應劉之賓客

方司朱邸之裁戔聽禹啓之謳歌遽際洪圖之績服首
擢東藩之舊進陞近侍之聯矧日月之親逢有風雲之
盛會弼喜新政推故事之甚明舒卷元猷抑輿情之所
跂未修慶問先貺珍函過巽枉辭益銘謙矩永言感擇
奚盡鋪論

謝永興軍知府王龍圖啓

強 至

幕府初開謂必收於豪峻辟書案上終無異於孱庸自
應所知之求莫如茲舉之確旋叨成命增棟樞衷切以
陝服以西雍都爲劇帥壓五路兵雄萬屯從來長人得
自選士雖拍麾一定但專委於文書而綏御兩間亦與
聞於論議參是幾事要之傑才若至甚愚無它可采驅
馳州縣唯簿書期會之是知生長江湖何車甲訓齊之
曾試乃冒從軍之選殊垂責實之宜非保任之使然曷
僥慶而及此斯蓋伏遇知府安撫龍圖誼無求備請在
必行存心擗提極力論置始奏已光於疏賤矧至再三
短能絕跂於高明寧裨萬一第堅素守益攷舊聞持經
遠之談使少知於方略免陋儒之誚期自奮於功名庶
幾立身以報知已

代問候程密諫啓

強 至

被命中宸效官南服門墻愈遠慮遺冗外之蹤戔牒不
時懼黷高明之聽仰推坐鎮俯順生經恭以某官亮節
在廷懿文表世早紆賢業自結主知陞諫署之華班兼
樞庭之祕直中外荐歷明哲推均父母一州猶鬱於清
議領袖百辟行副於具瞻俛推下僚嘗備屬吏庶終塊
北之造以就生成之恩

代謝兩制狀

強 至

祇奉明縉就叨寵寄京畿近服邦漕重司併集茂恩驟
加庸品切以為國領計須官得人饋輸中都不得民而
厚上澄序庶位不簡賢而附權具足兼長乃各宜職苟
容竊位曷弭公言效局無堪稟官有素江淮易任曾靡
寧居金穀主謀恍惚舊習豈謂浩繁之委不遺孤冗之
蹤此蓋伏遇某官言味借優葆華引重振拂汚滯矜憐
介愚復聞當采之聰遽復外臺之命敢不周旋乃事恪
慎敬脩永矢捐軀仰酬知己

代韓待制到任謝史館相公啓 強 至

易甚難之選任俾總外臺得嘗失之寵榮復聯內閣云
初眠事已懼墮官於皇 本朝分置諸道惟北土漕權
之剽 蓋軍須自昔之尤煩繇頻年水泠之餘 顧民
力至今而未復加用度之百出無利源之一遺宜得衣

冠之偉能老於金穀之要術因才以授於職乃安如某
者器無所容技有俱短蚤知忠誼之自勉晚喜功名之
可為大河以東全陝之右計符連領固嘗歷董於輸將
治狀絕稱曾莫少成於績效既有所試是云不能矧惟
朔陸最口要部豈宜煩使乃屬寡才省其由來何所自
得復此假人之寵良繇造物之私此蓋伏遇史館相公
首贊萬微更新百度幸論可否朝倫慘舒以後效之足求
糜尤人於既往雖匪功而亦用庶勸士於將來遂俾拙
疎訖叨甄擢敢不圖講長利澄清屬封弗顛聚斂之能
兼拊凋罷之俗罔有貳事少酬大鈞

謝除校勘啓

祇荷寵擢不任戰兢竊以 國家右文浸昌聚書增廣
經始靈蘭之祕發揮河洛之文表章著明淵源深厚然

推道術分裂時師異言下逮九家猶瘡於野彼雖小道
亦有可觀故裨官以芻蕘而弗遺詞賦比博奕而蒙幸
采獲非一多愛益新名山之藏爲空廣內之策加倍而
後實事求是聚精會神交夷復重筆削譌繆是以圖書
之府貴比列星之居校讎之官寵甚治民之最自非精
力過絕篤志淵微言古而能驗今聞一足以知十則何
以辯雌蜺之爲字信魯魚之失真子雲沈思塵能宿職
安世默識乃爲得人伏念放生質晦冥天機黥淺染人
僞而逾久求俗學以復初顛冥失固在再過壯性不傷
物慨嵇生之怨憎居甚畏言慕夷吾之老吃曩者拔自
邊邑擢處郊庠經沅爲通非有專門之效器不周用動
詒方枘之譏 先皇帝志在育材詔從試可白衣不召
徒愴恨於摧駟賜劔猶存尚孰何於衛綰逮禁林之給
筆斬髦士之比肩所貴莫邪干將爲其立斷惟是朽株
枯木獨賴先容然而地寒者品常後人數奇者功不中
率顧惟瓠落甘觸報聞豈意厓恩橫加弱植委蛇塵滓
濯質清流捫心自驚非萬有一之覬望屈指默計儻十
矢五而在茲靜言伏思寔有幸會此蓋伏遇某官彌綸
帝載幹旋化鈞大受小知未始違於精鑒言揚事舉蓋
曲盡於所長底是庸虛冒干甄錄謹當思浚明之成德
勤款啓之淺聞砥節礪行以爲脩臨淵履水而申誠桑
榆之景尚冀於晚收官蒞之微無忘於代價上酬洪造
次答厚知

與孫觀文啓

強 至

跼守陋邦坐賒賓館誰謂河廣曾微抗章之艱畏此簡
書居積道躋之歎恭惟節宣時若啓敷用康伏以某官

德崇國華智兼人傑幾深開物以成務個儻扶義而濟
功內參帷幄之謀外膺方面之寄夫倚伏之效巧歷猶
知其必然汚隆之期賢者蓋有以無悶是故稱子文之
美為其去令尹而弗憂言仲華之賢亦曰襍龍章而無
搵矧以全德邁衆達生徇天宜其捐芥蒂而何疑禹道
遙而自得推數循理已符傾否之占求舊記功方盡樂
終之義勉祈善毓以副禱詞

賀致政少傳啓

強 至

伏審中詔推恩上臺得謝參青宮六傳之貴保安車賜
几之榮休風穆然輿情仰止恭以其官全德邁種夔猷
濟時士林以師保而允懷王室繫股肱而是賴雖大雅
作誦老成重於典刑而高賢所存功名付之天道由是
辭台鼎之機任即侯服而偃藩觀體之隆固弗遺於黃
髮止足之計乃獨得於素心遺塵垢於儻來即逍遙於
物外揮金之樂不減於疏公掛車之榮足踰於廣德竹
帛所載今昔同符跋聞英聲側深景行寓高門之地親
長者之謀瞻仰之誠一二奚旣

回登州知郡司封啓

蘇 頌

嚮者某官奏南司之課膺中詔之褒進左曹於省聯領
奧藩於海裔蓋切循良之選爰咨端諒之能自承擁傳
之去東居悵拊塵之坐隔懷鈔自窘未遑緘候之儀占
牘不忘首惡惠存之間聆布條之伊始惟善俗之有方
政務多聞福基衆厚伏以其官奧學敏識峻節孤風得
古人之清通為來者之矩矱郡邑之政沛然謠於民言
臺蘭之模凜乎肅於朝著方倚直繩之用遽膺半竹之
行昔者由御史而為省郎唐官謂之清望出諫官而補

郡守漢臣因而自陳矧惟碩哲之謨允協前良之美諒
茲出守聊爲外資詠中和之詩已宣於主澤還顧問之
列行奉於帝俞榮據顯華之塗允爲孤拙之庇適臨啟
暑坐遠清言願遵御於氣冲冀宜符於善禱

謝南省主文與歐陽內翰啓

蘇

軾

竊以天下之事難於改爲自昔五代之餘文教衰落風
俗靡靡日以塗地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
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俊魁偉敦厚朴
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綉采之文將以追兩漢之
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
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
弊復作大者鏤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模寫號稱
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

學韓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爲孫樵
自樵以降無足觀矣伏惟內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
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待以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
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詔軾也遠方之鄙
人居居碌碌無所稱道及來京師又不知名將治行西
歸不意執事擢在第二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
之心是以羣嘲而聚罵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
知與衆君子之議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試不
爲有司之所排使得措笏跪起謝恩于門下聞之古人
士無賢愚惟其所遇蓋槩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夫
越亦終不能有所爲軾願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末使區
區之心長有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有取一二
焉

謝應中制科啓

蘇

軾

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才通問獻言諛中久虛之等忽
從佐縣擢與評刑內自顧於無堪稟不知其所措恭惟
制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故
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材之未盡故詳於採
聽而略於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於
考試而奄之於倉卒所以爲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
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爲無失也
然而請屬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爲有
弊魏晉中正之所以爲多姦惟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
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
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慎臨之以患難而能不
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既已得其行已之大方然後
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
以用寡而見尤特於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凡與中
書之召命已爲天下之選人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
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策以攷其博通之實至於
此而不去則其人之可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
得以攷其素一陷清議輒爲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無
請謁公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其取
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軼才不迨人少
而自信治經獨傳於家學爲文不願於世知特以飢寒
之憂出求斗升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羣豪而並
游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才力之微
論事迂闊而不能動人讀書踈略而無以應敵取之甚
愧得之益慚此蓋伏遇 官以堯舜之道輔吾君以伊

周之業爲已任恐一夫不獲自盡以爲廟堂之憂思天下所以太平必用芻蕘之說亟收末學以輔大猷然志卑勳高德薄寵厚歷觀前輩由此爲致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爲許國之始

賀楊龍圖啓

蘇軾

伏審新政直職擢司諫垣傳聞邇遐竦動觀聽咸謂國家之鉅福乃用諫諍之真才必能深言以補大化方今朝廷之上號爲無諱而太平之美終不能全臺諫之列歲不乏人而衆弊之原猶或未去豈聽之者徒能容而不能用言之者但爲名而不爲功歷觀古人之效忠皆因當世而用智不務過直期於必行右尹子革因墳典而道祈招之詩左師觸龍語饘粥而及長安之質徒盡拳拳之意不求赫赫之名此仁人及物之休功忠臣愛君之至分伏自頃歲所更幾人席未暖而輒遷踵相躡而繼去然一身之譏固足以免矣而積歲之病當使誰去之恐習慣以爲常遂因循而不振雖在僻陋顧常隱憂以爲必得朴忠憂國之人而又加以辯智得君之術言苟獲用國其庶幾伏惟諫院龍圖才雄於世而常若不勝節過於人而未嘗自異素練邊事深知兵驕頃持銓衡實識官冗必將舉大體而不論小事務實効而不爲虛名軾最蒙深知愧無少補方傾耳以聽願續書諫苑之篇若有待而言或能著爭臣之論阻以在外無由至門踴躍之懷實倍倫等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蘇軾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士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庇存共增慶慰伏以懷安

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相笑而道不勝欲私於爲身君臣之恩係縻之於前妻子之計推膏之於後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垂老而况廟堂之舊欲使辭福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愚智其蔽古今一塗是以用捨行藏仲尼獨許於顏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於賢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徙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見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全德難名巨材不器事業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而節乃見縱使耄期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力辭於未及之年退託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貴無軒冕而榮至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軾受知最深聞道有自雖外爲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冀爲時自重少慰輿情

賀呂副樞啓

蘇

軾

伏審近膺告命入總樞機中外聳觀朝廷增重伏惟慶慰竊以古之爲國權在用人德厚者輔其才而名益隆望重者無所爲而人自服是以淮南叛國先止謀於長孺汾陽元老尚改觀於公權樽俎可以折衝藜藿爲之不採哀此風流之莫繼久矣寂寥而無聞天亦厭於凡才上復思於舊德恭惟樞密侍郎性資仁義卅濟忠嘉豈推清節以鎮浮囂已直言而中病出領數郡若將終身小人謂之失時君子意其復用迨茲顯拜夫豈偶然然而荷三朝兩世之恩當春秋賢者之責推之不去凜

乎其難進伯玉而退子瑕人皆望於門下烹桑羊而斬
樊噲公無愧於古人莫若盡行疇昔之言庶幾大慰天
下之望軾登門最舊稱慶無緣踴躍之懷實倍倫等

賀丈太尉啓

蘇

軾

伏審孚號揚庭臨軒遣使出節少府授鉞齋壇夷夏聳
觀兵民交慶蓋功業盛大則極名器而後稱惟德度宏
遠故處富貴而若無爵爲三世之宗臣豈獨一時之盛
事恭惟留守太尉道本天合德爲人師信及三川之豚
魚威加兩河之草木身任休戚言爲重輕始若留侯弱
冠而遇高祖晚同尚父黃髮而亮武王既奉冊書益新
民聽方將威懷北虜係頸長纓約束何公軌流故道然
後入調伊傳之鼎歸躡松喬之游輿論所期斯言可必
軾謫官有限趨侍無緣踴躍之心宣寫難盡

登州謝兩府啓

蘇

軾

迂愚之守役齒不移廢逐之餘歸田已幸豈謂承宣之
寄忽爲枯朽之榮眷此東州下臨北徼俗近齊魯之厚
迹皆秦漢之陳賓出日於麗譙山川炳耀傳夕烽於海
嶠鼓角清閑頌靜樂之難名笑妄庸之濫據此蓋伏遇
某官股肱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
遠謂使功不如使過而觀過足以知仁特借齒牙曲成
羽翼孰敢不服勤簿領祇畏簡書策蹇磨鈔少荅非常
之遇息黥補劓漸收無用之材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中書舍人啓

蘇

軾

起於賤所未及暮年擢置周行遽參法從省躬無有被
寵若驚竊惟人材進退之間實爲風俗隆替之漸必欲
沙治在於得賢雖一薛居州齊言不能移楚而用范武

子晉盜可使奔秦崑琰進而廉儉成風揚縮用而淫侈
改度誠國是之先定雖民散而可收拔茅茹者以彙而
征附馬棧者必先其直用舍既見好惡自明人知所趨
勢有必至 今朝廷方講當世之務力追前代之隆雖
改定法令足以便事而未足以安民寬弛賦役足以安
民而未足以成俗是以登進耆老搜求雋良將使士知
向方民亦有耻如軾者山林下士軒冕弃材少而學文
本聲律雕蟲之技出而從仕有狂狷嬰鱗之愚溝中不
碩於青黃爨下無心於宮徵謨蒙收拾已出優恩存復
禁嚴殊非素望此蓋伏遇某官德配前哲望隆本朝名
重圭璋上助廟堂之用言爲著蔡下同鄉士之謀餘論
所加虛名增重知丹心之尚在矜白首之無歸特借寵
光以寬衰病任隆才下恩重報輕直道而行恐非所以
安愚不肖之分充位而已又不足以解卿大夫之憂蚤
夜以思進退惟谷恐懼戰越不知所裁

答試館職人啓

蘇軾

伏承射策玉堂方觀筆陣校文天祿遂秀儒林黨友增
華縉紳共慶國家求賢之道必於閑暇無事之時賢者
報國之功乃在緩急有爲之際養之無素則一旦欲用
而何由待以非常則臨事欲辭而不可故納之於英俊
相從之地觀之以世俗不見之書非獨使之業廣而材
成抑將待其資深而望重某官學優而仕行浮於名辭
今從容議論慷慨追還正始文章爲之一新傳寫都城
紙墨幾於驟貴得士之喜非我敢私軾衰病侵尋文思
荒落職在翰苑當發策而莫辭識匪通儒懼擗藻之不
稱過煩臨貺寵以書詞永爲巾笥之珍愧乏瓊瑤之報

謝賈朝奉啓

蘇軾

自蜀徂京幾四千里携孳去國蓋二十年側聞松楸已
中梁柱過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酌以隻雞誰副橋公
之約官游歲晚坐念涕流未報不貲之恩敢懷盍歸之
意常恐樵牧不禁行有雍門之悲雨露既濡空引太行
之望豈謂通判某官政先慈孝義為友朋首隆學校之
師儒次訪里閭之耆舊自嗟來暮不聞拔薤之規尚意
神交特致生芻之奠父老感歎桑梓光華深衣練冠莫
克垂涕於墓道昔襦今袴尚能鼓舞於民謠仰佩之深
力占難盡

賀范端明啓

蘇軾

恭承明詔追錄舊勳名陞祕殿之嚴實遂安車之養仍
推餘澤以及後昆聞命以還有識相慶竊謂死生之事
聖賢有不能了父子之際古今以為難言方其犯雷霆
於一時豈意收功名於今日惟天知我絕口不言偉事
發之相重非人謀之所及恭惟致政端明學士至誠格
物隱德在人弼亮四世如畢公壽考百年如衛武獨立
不懼舍之則藏惟有青蒲之言尚在金縢之匱白日一
照浮雲自開坐使遺民復觀盛事子孫歸休下萬石之
里門君相乞言授三老之几杖更延眉壽永作元龜

上參政侍郎啓

李安國

伏審參政侍郎被書法座贊政台司龜筮獻祥縉紳協
望翫以海嶽形勢非聰明獨運之能安廟堂經綸盡聖
賢相濟之成效是繫丞弼之重以底神人之和蓋內揆
百工坐弭瘵官之患而外釐四鄙黜銷猾夏之謀時咨
中世之豪仰稱代天之任幸千齡之胥契聳億姓之具

初子

瞻恭惟其人文妙於古今行孚於典策應不測之變而
制作若出間暇議非常之禮而利害莫能動搖凜然名
聲播在夷貊北門持橐三朝積潤色之功東府秉均多
士發稽留之歎側聞孚號畢罄歡心矧憂患之餘生辱
品題之舊賜病骨未逢於起廢朽株尚冀於嘘枯引望
門闌但馳悃悃

賀諫院舍人啓

沈括

伏審外庭拜命西掖代言英材蒙知清論歸美竊以文
章辭令之選茲實法度風教之原惟厚薄邪正之所歸
乃治亂盛衰之攸繫纂辭深厚故能通物變之微贊指
坦明遂可格天下之動以至諭恩懇惻隱民疲俗之變
心中制簡嚴武夫悍卒之奪氣蓋識通於用者則遇變
皆合言發於性者則感人易深豈特經綸之大猷茲惟
鼓舞之盛事矧欲流風之復古屬當施惠以趨時宜席
真賢上副明主恭以諫院舍人純賦學敏深資性原兼
來百善之長獨收高世之譽機靈深造於道德志力久
形於功名潤色鋪張固歸大手建明將順實稟素心謇
諤霜臺恥混衆人之諾諾講辟聖訓力震大聲之絃絃
以樂育則休有成材之風以直筆則刊正後來之法振
翼雲漢垂光虹蜺遠近所傳措紳交頌燦然述作將建
一家之言銳於討論庶追三代之業盛際甫期於登贊
庶休行被於康功雅辱眷存竊盛欣躍未遑慶覲先屈
眷辭深惟降挹之謙祗益感銘之實

賀蔡密學啓

張載

茲審顯被眷圖擢陞要近寵輝之渙雖儒者至榮付任
所期蓋朝廷有待謁傳中外孰不欣愉竊以篤實輝光

日新而不可掩者德之脩禍福吉凶人力所不能移者
命之正今天下謀明守固功累治勤浮議不能搖巨力
不能破未有若明公之盛也上知之民信之所不足獨
未施於廟堂之上耳頃慶卒內嚮惶駭全陝府郡晝閉
莫知所爲士民失措室家相弔繼聞爲渭師所敗潰遁
而東其氣沮摧十亡八九雖非盛舉然應機敏捷使大
患遽銷明識之士知有望焉今戎毒日深而邊兵日弛
後患可悼而國力旣殫將臣之重豈特司命王卒惟是
三秦生齒存亡奇慘之本莫不繫之旌旆在秦正猶長
城巨防利兵堅甲幸少選未召乃西陲不貲之福載投
迹山荒所有特一家之衆擔石之儲方且仰依兵庇有
恃而生誠願明公置懷安危推夙昔自信之心宜升不
息以懷惠保民爲己任蓋知得議強乃不足以勝人心
奪天命則含識之徒不勝至幸引跂門仞無任歡欣祈
俟之極

謝館閣校勘啓

林希

備自書局已忝下陳假職儒林尤非素望始甚疑而終
信外彌懼以中慚撫己何堪醜顏無措恭惟 本朝右
文之盛 列聖嚮儒之勤悉聚前世之書遠侔治古之
烈雖禁中所覽別貯於太清而秘閣所藏頗多於三館
並選髦畷俾資校讎百年之間顧網羅遺逸之不暇四
庫之錄猶品類參差之不齊固嘗訂正其舛訛又已撰
次其條目積有朽漬寢忘本真爰自嘉祐以來始詔儒
臣更定就給筆札增置吏員悉發廣內之藏兼訪名山
之副於是出於閭閻而應募寫於郡國而送官其來
不窮所得益廣互抄以補殘缺相校而除複重一新黃

卷之風盡銷白簡之蠹凡擇諸儒而共處或容賤士於其間並列承明之廬仰給太官之膳優游職業得惠意以討論從容歲年可觀人之能否遂因奏課例進職名方其始時可謂慎選至於希者何足道哉曩在治平之初嘗預集賢之才召踰朞月遽遘閔凶餘生僅存孤養甫迫比茲再至功已垂成計其舊勞已實何有矧以平時著令先進諸公必由大臣之薦論重加禁林之校試尚須第等然始推恩而希憂患早衰荒唐不學久游吳市莫獲異書未過蜀人安知音字由趨走州縣之賤登道家之蓬山脫鉤校簿書之煩窺上帝之冊府併為僥倖徒速嘲譏退思厥由何以致此茲乃伏遇留守司徒侍郎台衡舊德社稷元勳鴻鈞運乎至和以無弃物菁莪喜乎樂育罔有遺材得由下邑之卑擢陪諸生之後良以寅緣之舊迄茲亨會之成遂俾陋愚獲被嘉寵雖遠施者不以其報而自知者所以為明昔者西漢藏書之多天祿石渠號稱其最盛當時校文之士劉向揚雄得久於其中况今簡帙甚繁鉉槩未已願少假以時日庶得就其編摩豈惟平生多所未見實亦終老庶幾自娛譬夫就市閱書委身為吏較前賢而已幸冀夙志之可償區區之愚有在於是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中制科啓

蘇

轍

輒以薄材親承大問論議羣起子奪相乘不意聖恩之曲加猶獲從吏之殊寵伏讀告命重積震惶嘉其愛君之心期以克終之譽辭不獲命媿無以堪輒生於遠方有似愚直幼承父兄之餘訓教以疆已而力行雖為朝廷之直臣常欲挺身而許國位卑力薄自許過高言發

讀生事勢宜爾迨尋策問之微意實皆安危之大端自謂不及則曰志勤道遠開其不諱則曰無悼後害切以制策之及此又念利目之謂何罄其平時之所懷猶懼不足以仰對言多迂闊罪豈容誅伏以國家取人之科惟是剛柔適中之士大剛則惡其猖狂不審太柔則畏其選懦不勝將求二者之中屬之以事固非一介之賤所或能當輟之不才過乃由此然而訐切憤併爲知士之所不許因循鹵莽又有國之所樂聞使舉世將以從容而自居則天下誰當以奮發而爲意此蓋某官羽翼盛時冠冕多士思盡芻蕘之議以明寬厚之風羈危之所恃以爲無憂紛紜之所恃以爲定論顧惟無似尚辱甄收感恩至深求報無所昔者西漢之盛莫如文景孝武之賢制策所興世稱冕董公孫之對然而數子者頌詠德美而不及其譏刺故三帝者好愛文字而無聞於寬容豈其時君不可爲之深言抑其羣臣亦將有所不悅輔才雖不逮時或見容非懷爵祿之榮竊喜幸會之至

賀河陽文侍郎啓

蘇轍

伏審力辭樞務得請名邦恩禮便蕃中外慶慰伏惟判府司徒侍郎輔相三世始終一心器業崇深不言而四方自服道德高妙無爲而庶務以成此朝廷所以遲遲於均佚之書而士民所以睽睽於保釐之命顧惟出處之義實繫功名之終留侯志於赤松晉公安於綠野油然自得夫豈不懷矧惟三城密邇全洛政獨止於民社樂有助於林泉道大難名信後來之莫繼民猶思治恐久安之未遑

皇朝文鑑卷第

百一十五

